

S

世界短篇小说精华

JI DUAN PIAN XIAO SHUO JING HUA



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李青崖 译

• 短 • 篇 • 小 • 说 • 选 •

duan pian xiao shuo xuan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短篇小说精华



莫泊桑 短篇小说选

李青崖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界短篇小说

〔湘〕新登字 002 号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李青崖 译

责任编辑：管筱明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3年5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6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插页：2

字数：317,000 印数：41,301—47,300

平装： ISBN7—5404—1079—5
I · 867 定价：9.00元

精装： ISBN7—5404—1080—9
I · 868 定价：17.50元

编选前言

莫泊桑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于1850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但母亲知书识礼，很有文学修养。莫泊桑从小受她熏陶，获益不浅。在读中学时，莫泊桑结识了母亲和舅舅的朋友大作家福楼拜和诗人路易·布耶。后者并且是他在学校寄宿时找的代理家长。他们给了他许多教诲，并且指导他作文写诗。

1869年，莫泊桑到巴黎读大学，专攻法律，想当律师。但不久，无情的普法战争剥夺了他上学的机会。他被征入伍，在军队里担任文书和通信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他耳闻目睹了法国军队的溃败与军队上级军官的卑鄙堕落，以及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英勇抗敌的事迹，为他以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

法国战败后，莫泊桑回到巴黎，在海军部任小科员。这段经历，使他得以熟悉巴黎的小公务员生活，了解了他们的习惯与愿望。这段时间，他也在福楼拜的具体指导下勤奋练习写作。他写了一些诗歌和剧本，也写过一些病态的有恐怖倾向的小说。福楼拜每篇都给他批改，提意见，使他的写作水平迅速提高，鉴赏能力大大增强。但是这段时间他也染上了恶习，生活放荡，把身体搞垮了。他患上了心脏病和偏头风，为他以后早逝种下了病根。

1876年，他结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都崇拜当时

的文坛领袖左拉，经常在左拉的寓所切磋文学。1879年，他们6人在左拉位于巴黎郊区的梅塘别墅集会，议定以1870年普法战争为背景，每人写一篇小说，结成一集出版，书名就叫《梅塘夜话》。莫泊桑交的就是《羊脂球》。这部作品在巴黎引起轰动。公众竞相购买，先睹为快。一夜之间，莫泊桑便声震法国文坛。

《羊脂球》的成功，使莫泊桑大受鼓舞。他率性辞去公职，专事写作。从此，一篇又一篇作品，就从他笔下源源不断地流出。几乎每年都有为数可观的佳作问世。从1880年到1891年因病停笔，十年多一点时间，他一共发表了约300篇短篇小说，六部长篇小说，还有字数可观的其他体裁的作品。

莫泊桑的长篇小说写得十分出色。《一生》《俊友》都是世界文学宝库里的精品。但他的成就主要在短篇小说上。他把短篇小说的艺术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看，他都堪称法国，乃至世界的短篇小说大王。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反映的社会面十分广阔。在他的笔下，各种社会事件，如战争、政变、普选等，都得到了如实的表现；各个阶层的生活，如上层人士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中产阶级的撙节俭省，锱铢必较，乡人村姑的朴素自然，都得到形象的描绘；各种各样的人物，贵族，官僚，职员，店主，乞丐、妓女，都得到栩栩如生的刻画，各种场景，如豪华的晚会，精致的沙龙，荒蛮的原野，喧哗的集镇，森严的官府，热闹的街道，都得到生动的写照。可以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是一幅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风俗长卷，是整个社会的缩影。不过，在这幅社会生活长卷里，他着墨最多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普法战争。普法战争是莫泊桑一生经历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个事件把整个法国都卷了进来。美好的，正义的，善良的，丑恶的，各种各样的感情、思想、行为都在这次事件中表现

出来。莫泊桑亲自参加了普法战争，对这些感情、思想和行为有亲身经历和感受。因此，他最有资格来描写这场战争。换句话说，只有他才能那样充分、深刻地描写这场战争。

莫泊桑写普法战争的短篇小说，主要有：《羊脂球》、《蜚蜚小姐》、《两个朋友》、《米龙老爹》、《蛮大妈》、《一场决斗》、《俘虏》等。

《羊脂球》写一群人乘马车前往尚未被普鲁士人占领的城市。乘客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有的是去经商，有的则是去逃命。只有妓女羊脂球，是不愿给普鲁士人卖笑才要离开的。车到中途被一个普鲁士军官扣住。他看中了妓女，非要占有她后才将马车放行。羊脂球出于民族感情，坚决拒绝，但与她同车的那些体面人物，出于私利，纷纷向她施加压力。羊脂球顾全大家的利益，被迫妥协后，遭来的却是这些“高贵”人物的鄙夷。小说利用对比的手法，把民族危难之时不同阶层的态度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卑贱者反倒有崇高的民族感情，“高贵”者，心地反而更肮脏和卑鄙。《蜚蜚小姐》是法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真实写照。一批侵略者占领了一座古堡，在大肆破坏之余，召来一群法国妓女取乐。一个妓女听到普鲁士军官侮辱法国，愤怒至极，用餐刀将其刺死。《两个朋友》描写巴黎被围时期，一桩平常而又异常感人的悲剧。两个平民百姓出城钓鱼，被普鲁士人抓住，逼迫他们说出进城的口令。两人顶住了一切威逼利诱，最后被普鲁士人杀死。战争期间，死了多少小人物？这两人的死本是极为普通的事。可是这两个朋友这种平常的死亡里，又透出何其壮烈，何其伟大的爱国精神？《米龙老爹》、《蛮大妈》、《俘虏》描写了法国农民抗击侵略者的几个实例。米龙老爹是一个难打交易十分吝啬的老农。他并不明白什么爱国的大道理，但他有朴素的民族仇恨，他的老父和儿子都被普鲁士人杀死了。他只想着为他们报

仇。白天他对普鲁士人格外殷勤，到了夜里就去杀那些单独执行任务的敌兵。他在审讯时对敌军官说：“八个是替我爹还了帐，八个算是替我儿子讨还的。我们是收支两抵了。我本不想找你们惹事，我也不认识你们！我也不知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可是你们现在在我家里，要这要那，就像在你们自己家里一样。”这真是最朴素不过的语言。《蛮大妈》是一个农妇，普鲁士兵住在她家，她开始也并没有怎样仇恨他们。可是，当她得知应征入伍的儿子被敌人打死后，心里便燃起了复仇的烈火。到了夜里，她抱了柴禾，把敌兵连同自家的房屋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俘虏》写的是一个农妇设计巧捉普鲁士兵的故事，表现了法国人民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

二、小资产者的生活。莫泊桑在小公务员的职位上干了七年。他熟悉这个阶层以及与这个阶层关系密切的人的思想感情、精神状态、生活条件和人生憧憬。因此他描写这个阶层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在这方面出色的作品有《遗产》、《珠宝》、《我的茹尔叔》、《勋章到手了》、《首饰》、《骑马》等。

《遗产》叙述了一个公务员家庭为了继承遗产演出的丑剧。主人公勒萨白勒看上了同事的女儿将会获得的百万遗产，与她结了婚。谁知根据遗嘱，遗产只能传给他们两夫妻的子女，否则捐给慈善机构。两夫妻想方设法，要生儿育女，但总是白费力气。眼看期限将到，全家上下，包括岳父，一齐配合，把一个壮实的同事引到家中帮忙。孩子终于出生，遗产终于到手。小说将小职员那种庸俗、爱财而卑鄙无耻的心理刻划得入木三分。《珠宝》与《遗产》的故事不同，但在表现小资产者追逐钱财不顾廉耻上还要深刻。郎丹是一个小职员，薪金有限，但他的妻子温柔贤慧，善于理财，变魔术似的用不多的工薪把家庭操持得十分舒适。她只有一个缺点，爱去看戏，爱收集假珠宝。妻子死后，郎

丹手头拮据，想把假珠宝多少换几个钱花用，这才发现这些珠宝都是价值不菲的真货。多年的绿帽子并不使郎丹先生难堪，他辞去了公职，当起了富翁。《勋章到手了》描写的则是小资产者不顾尊荣追求虚荣的故事。萨克勒门从小是个勋章迷。为了得到勋章，他四处活动，无奈才具平平，机运不佳，始终没有如愿。最后他投靠了一位众议员。众议员以给他绿帽子为代价，替他弄到了一枚勋章。听到喜讯，萨克勒门高兴得流出了眼泪。《我的茹尔叔》是描写小资产者家庭关系的名篇。茹尔因为吃光了自己所得的遗产，并且损害了哥哥的利益，逃到了美洲。不久，他传回消息，说他干得不错，希望不久后能发财回家，与哥哥家一起过日子。这个消息使生活拮据的哥哥家大受鼓舞。他们计划着茹尔回来后的生计，甚至指望买一幢小别墅。家里待嫁的老闺女也因这个消息确定了婚事。谁知就在办喜事这天，他们见到了茹尔，一个在船上兜售牡蛎的叫化子！接下来的不是久别重逢的欢乐场面，而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情节。小市民可鄙的势利眼，为了金钱六亲不认的世态人情得到了深刻的展现。

三、诺曼底的乡村生活。莫泊桑是在诺曼底长大的，十分熟悉这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描写诺曼底的乡村生活，人情世态的为数不少，其中较重要的有《一个女长年的故事》、《一个诺曼底人》、《比埃洛》、《在乡下》、《一次政变》、《真的故事》、《老人》、《瞎子》等。

《一个女长年的故事》写一个田庄女工的故事。她被一杂工玩弄怀孕后抛弃。为了抚养小孩，她加倍努力干活，不想被主家看中，要娶她为妻。她怕人家说闲话，从未公开自己有儿子的秘密。谁知田庄主人没有生育能力，要的正是她过去的私生子。这篇小说生动地反映了诺曼底乡村的风俗。《一个诺曼底人》几乎没有故事情节，也许只能算一篇人物特写。酒鬼马洁是个退伍的

中士，他利用管理小教堂的机会，自撰祷告词，制作木头的圣徒偶像卖钱，处处显示了诺曼底人的风趣、狡猾、能干、精明和玩世不恭。《比埃洛》写一个乡下寡妇的故事。她家菜园失盗，丢了十几头大葱。为了加强保卫，她接受别人的建议，弄狗来看守。但她不养大狗，因为那种狗食量太大，她只养一条小得不能再小的狗，而且舍不得给吃的，饿得小狗见到每个进园子的人都亲热地迎上去讨吃的，绝不肯叫一声。而当老太太得知养狗要纳税时，她赶忙把狗扔在井坑里饿死。围绕着狗食与狗税而展开的情节，活脱脱地勾画出了这个乡下老太婆的吝啬和残忍。《真的故事》写的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乡绅看中了另一乡绅的女佣，拿一匹马做交易换了过来，玩弄得使她怀了孕，便贴了点地产，把她和儿子转给一个无赖。那无赖要的是地产而不是人。结婚不到一年，就把这母子俩活活折磨死。从这篇小说里读者可以看到在诺曼底乡村，穷人的命运是何等悲惨，而富人和乡间的恶霸无赖又是多么的卑鄙残酷。《一场政变》写的是一个乡镇里的故事。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中，拿破仑第三被囚，帝国垮台，共和国宣告成立。可是政权更迭这种大事，在乡下却是一出滑稽戏：一夜之间冒出了许多军人。原来的杂货商、屠夫，现在都变成了军官。然而他们却不懂军队的纪律。代表共和派的民团司令马沙烈带兵前去接管乡政府。他命令中尉到乡政府窗户下面，以共和国的名义要求乡长将乡公所交出来。可是原来当泥水匠的中尉硬是不干，说：“您真是个滑头，要让我去挨一枪。对不起，您自己去干吧。”乡村的政治生活便是如此。

第四，妓女的生活。莫泊桑经常出入花街柳巷，养成了放荡的生活习惯，给他的身体带来致命的影响。但长期的接触、交往，使他比较熟悉了妓女这个社会阶层，了解她们的思想感情，同情她们的遭遇，为写作有关妓女和妓女生活的小说积累了丰富

的素材。他有许多篇小说都写到了妓女。恐怕可以说，他是写妓女写得最出色的作家之一。除了前面提到的《羊脂球》、《蜚蜚小姐》，他在这方面的重要作品还有《壁橱》、《海港》、《一个妓女的漂泊史》等。

《壁橱》写的是妓女的悲惨生活。一个妓女年轻时被人施暴，生下了一个儿子。可怜她无钱买房租房，也无钱把儿子寄养在别人家，母子俩只能在一间房子里生活。母亲接客时，就把儿子藏在壁橱里。倘若母亲整夜陪客，儿子就得在冰冷潮湿的壁橱里待一整夜。《海港》写的是更令人心酸的故事：乡下一个家庭，一场瘟病夺去了双亲和阿哥的性命。另一个阿哥出海去了，几年没有音讯。年幼的妹妹变卖了家产，埋葬亲人，然后去人家帮佣。无论到什么地方，她总是被人糟蹋，最后沦为妓女，来到海港卖淫。谁知她在这儿接待的，竟是她的亲哥哥！《一个妓女的漂泊史》写的是一个苦命女人的故事。只不过首先糟蹋她的是两个警察，她沦落风尘后首先找的顾客是陪审员。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的艺术手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作者，他始终保持旁观者的冷静。他先用简洁的笔触，把故事的背景勾画出来。然后便描写人物，写出他的相貌特点，他惯有的动作，或他的口头禅，往往几句话，就把人物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接着展开了故事情节，内容并不复杂：或是钓鱼或是打猎，或是一段社会新闻，接着情节突然一变，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而故事也就很快结束了。

需要指出的是，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一般都只满足于叙述故事，刻划人物。有思想深度的作品并不很多。这大约是他的一个弱点。当然，对这位长期充当小职员的作家的思想境界，我们也不能苛求更高。

本书收录的短篇小说，都是从李青崖先生的《莫泊桑短篇小

说全集》中精选出来的。李青崖先生 1886 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在上海震旦书院学习法语后，留学比利时。回国后在中央大学、中国公学、复旦大学等学校教授法国文学。他是我国最先用白话文翻译外国作品的先驱者之一。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翻译了莫泊桑的大量作品，除了短篇小说，还有几部长篇。可以说，他是翻译莫泊桑小说的“专业户”。1969 年，李青崖先生因遭受迫害，心力交瘁，与世长辞。

**岳峰
于长沙湘雅园**

目 录

| | |
|----------------|-----|
| 编选前言 | 1 |
| 羊脂球 | 1 |
| 蛮子大妈 | 50 |
| 一个女长年的故事 | 59 |
| 戴家楼 | 83 |
| 蜚蜚小姐 | 117 |
| 真的故事 | 133 |
| 比埃洛 | 139 |
| 一个诺曼第人 | 146 |
| 月色 | 154 |
| 骑马 | 161 |
| 两个朋友 | 170 |
| 珠宝 | 179 |
| 米龙老爹 | 188 |
| 旅途上 | 196 |
| 我的茹尔叔 | 204 |
| 一场决斗 | 214 |
| 床边协定 | 221 |
| 懊恼 | 228 |
| 勋章到手了 | 236 |

| | |
|------|-----|
| 一场政变 | 244 |
| 保护人 | 255 |
| 雨伞 | 262 |
| 遗产 | 273 |
| 首饰 | 351 |
| 散步 | 362 |
| 俘虏 | 370 |
| 壁橱 | 385 |
| 一家人 | 394 |
| 海港 | 401 |

羊 脂 球

一连好几天，许多溃军^①的残余部分就在卢昂^②的市区里穿过。那简直不是队伍了，只算是好些散乱的游牧部落。弟兄们脸上全是又脏又长的胡子，身上全是破烂不堪的军服，并且没有团的旗帜也没有团的番号^③，他们带着疲惫的姿态向前走。全体都像是压伤了的，折断了腰的，头脑迟钝得想不起一点什么，打不定一点什么主意，只由于习惯性而向前走，并且设若停步就立刻会因为没有气力而倒下来。我们所看见的，主要的是一些因动员令而应征的人和好些素以机警出名而这次出队作战的国民防护队^④：前者都是性爱和平的人，依靠固定利息过活的安分守己的人，他们都扛着步枪弯着身体；后者都是易于受惊和易于冲动的人，既预备随时冲锋也预备随时开小差。并且在这两类人的中间有几个红裤子步兵都是某一师在一场比赛当中受过歼灭以后的孑遗；好些垂头丧气的炮兵同着这些种类不同的步兵混在一处；偶

① 溃军是指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法国溃军。本选集所谈的战事都是属于普法战争中的。

② 卢昂是法国西部一个近海的大都市，在18世纪末年以前是诺曼底省的省治，现为下塞纳州的州治。

③ 法国当时的陆军是以团为单位的，每团各有团旗也各有团的番号。

④ 国民防护队是一种地区部队，服装给养均由个人或者地方负担，成立于18世纪之末，普法战争时亦曾有开赴前线作战者，但成绩不良。本选集间或也译作“民团”。

尔也有一个头戴发亮的铜盔的龙骑兵^① 拖着笨重的脚跟在步兵的轻快步儿后面吃力地走。

好些义勇队用种种壮烈的名称成立了，他们的名称是：失败复仇队——墟墓公民队——死亡分享队，也都带着土匪的神气走过。

他们的首领，有些本是呢绒商人或者粮食商人，有些本是歇业的牛羊油贩子或者肥皂贩子，战事发生以后，他们都成了应时而起的战士，并且由于他们有银元或者有长胡子都做军官，满身全是武器，红绒绦子和金线，他们高谈阔论，讨论作战计划，用夸大的口吻声言垂危的法国全靠他们那种自吹自擂的人的肩膀去支撑，不过有时候，他们害怕他们的部下，那些常常过于勇猛喜欢抢劫和胡闹的强徒。

普鲁士人快要进卢昂市区了，据人说。

自从两个月以来，本市的国民防护队已经很小心地在附近各处森林中间做过好些侦察工作，偶尔还放枪误伤了自己的哨兵，有时候遇着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里动弹，他们就预备作战，现在他们都回家了。器械和服装，以及从前一切被他们拿着在市外周围三法里^② 一带的国道边上去吓唬人的凶器，现在都忽然通通不见了。

法国最后的那些士兵终于渡过了塞纳河^③，从汕塞韦和布尔阿沙转到俄德枚桥去；走在最后的是位师长，他拿着这些乱糟糟的残兵败将固然想不出一点办法，望着一个徒负盛名的善战民族竟至于因为惨败而崩溃，他也万念俱灰，只有两个副官陪着他徒

① 龙骑兵是一种作战的骑兵。

② 法里（Lieu）是法国一种计算距离的旧有单位，每法里约合四公里。

③ 塞纳河（La Seine）是法国西北部一条大河，西流经过巴黎而入英法海峡；卢昂市正和它入海之处相近。

步走着。

随后，市区笼罩着一种深沉的宁静气氛和一种使人恐怖的寂寞等候状态。很多被商业弄昏了头脑的大肚子富翁都愁闷地等候战胜者，想起自己厨房里的烤肉铁叉和斩肉大刀设若被人当做武器看待，都不免浑身发抖。

生活像是停顿了，店铺全关了门，街道全是没有声息的。偶尔有一个因为这社会的沉寂样子而胆怯的居民沿着墙边迅速地溜过。

由于等候而生的烦闷反而使人指望敌人快点儿来。

在法国军队完全撤退的第二天下午，三五个不知从哪儿出来的普鲁士骑兵匆促地在市区里穿过。随后略为迟一点，就有一堆乌黑的人马从汕喀德邻的山坡儿上开下来，同时另外两股人寇也在达尔内答勒的大路上和祁倭姆森林里的大路上出现了。这三个部队的前哨恰巧同时在市政府广场上面会师；末后，日耳曼人的主力从附近那些街道过来了，一个营接着一个营，用着强硬而带拍子的脚步踏得街面上的石块橐橐地响。

好些口令用一阵陌生的和出自硬颤的声音被人喊出来，沿着那些像是死了一般的空房子向天空升上去，房子的百叶窗虽然全是闭了的，里面却有无数的眼睛正在窥视这些胜利的人，这些根据“战争法律”取得全市生命财产的主人地位的人。居民们在他们的晦暗屋子里都吓糊涂了，正同遇着了洪水横流，遇着了大地崩陷，若是想对抗那类灾害，那么任何聪明和气力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每逢一切事物的秩序受到了颠覆，每逢安全不复存在，每逢一切素来享受人为的或者自然的法律所保护的事物听凭一种无意识的残忍的暴力来摆布，这种同样的感觉必然也跟着显出来。无论是地震能使坍塌的房子去覆灭整个的民族，无论是江河决口能使落水的农人同着牛的尸体和冲散的栋梁一块儿漂流，无论是打

了胜仗的军队屠杀并且俘虏那些自卫的人，又用刀神的名义实行抢劫并且用炮声向神灵表示谢意，同样是使人恐怖的天灾，同样破坏任何对于永恒公理的信仰，破坏我们那种通过教育对于上苍的保护和人类的理智而起的信任心。

终于在每所房子的门外，都有人数不多的支队叩门了，随后又都在房子里消失了。这是侵入以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对于战胜者应当表示的优待义务从此开始了。

经过了不久的时间，初期的恐怖一旦消失了以后，一种新的宁静气氛又建立起来。在许多人家，普鲁士军官同着主人家一块儿吃饭。军官当中偶尔也有受过好教育的，并且由于礼貌关系，他也替法国叫屈，说自己参加这次战争是很不愿意的。由于这种情感，有人对他是感激的；随后，有人迟早可能还需要他的保护。既然应付着他，也许可以少供养几个士兵吧。并且为什么要去得罪一个完全可以依靠的人？这样的干法固然是轻率的意味多于豪放，不过轻率已经不是卢昂居民的一种缺点了，正和从前使得他们城市增光的壮烈防护时代^①不一样。终于有人根据那种从法国人的娴雅性情所演绎出来的莫大理由，说是不在公开地点和外国军人表示亲近，那么在家里讲究礼貌原是许可的。所以在门外装做彼此陌生，而在家里却快快乐乐谈话，末后日耳曼人每晚待得更长久一点，和主人家一家子同在一座壁炉跟前烤火了。

市区甚至于慢慢恢复了它的平时状态。法国人还不大出门，不过普鲁士兵却在街道上往来不息。此外，好些蓝军服的轻装骑兵军官^②傲慢地在街面石块上拖着长大军刀向咖啡馆里走，但是对普通居民的轻蔑态度，并不比上一年在同样的咖啡馆里喝酒

① 此处的时代待考。

② 普鲁士的军服是蓝的，此军官当然是指他们的军官。